

策展人说

好的插图能为文字插上想象的翅膀

《读者》插图二十年

■ 李晓林

好的插图是根据文字进行再创作,是文字的升华,能为文字插上想象的翅膀。

一眨眼,我已为《读者》画了二十年的插图。能为这本杂志画插图是很光荣的事情,因为她太有名了。时过境迁,她没有拒绝我的意思,我也没有离开她的想法。二十年了,我的工作方式一直没有变化,而她小心翼翼地做着调整,依然接纳我的老套。我并不喜欢多变,这恐怕是一种态度和坚持。有温度的东西是永恒的,自然而然地抒发情感,不在乎形式是否多样。

插图艺术和其他艺术门类的道理是一样的,我最看重的是它的品位,并且在自己能力所能达到的范围内去把握这种品位。我总是留恋老的品牌,既然是品牌,就是因为它老得有质量,还能给人们留下美好的记忆。

时代日新月异,喜欢《读者》的人也在随之变化,而杂志插图就更小众化了,我也很难把握这种变化的节奏。但我始终认为,优秀的插图会永远闪耀着人类艺术智慧的光芒,也会永远和优秀的文学作品同时存在于艺术长河之中。

(作者系中央美术学院版画系教授、博士生导师、中国美术家协会水彩画艺术委员会副主任)



张定华 就像您一样



沈璐 戏缘

十七载

■ 李晨

我给《读者》画了十七年的插图。经常有学生对我说,他是从小看着我的插图长大的。也许正是这样的情结,使我和《读者》成了朋友,它又把读者和她的插图作者变成了朋友。

插图,就是给一篇好文章插了一张图,用这幅图解析重构文章中文字构筑的场景,帮助读者理解认识文章里的人物,把抽象的文字变成具体的形象,图文相得益彰来感染读者。画插图能够锻炼观察生活的能力,这些年我插图中的人物形象大多取材于身边人,周围许多熟悉的面孔都曾出现在我为《读者》绘制的插图中。

我开玩笑说,有的艺术家是主观地创作,而我是被《读者》逼出来的。无论生活多么忙碌、旅途多么艰辛,插图必须按时完成,像衣食住行一样成了必须要做的事,久而久之就成了我生活中的一部分。

生活是一段段故事,生活里的片段就像一幅幅插图在做拼接。我在中间一步一步地走、一张一张地画,把它们关联起来讲的就是我们自己的故事,身边的故事,也是波澜壮阔的中国故事。

(作者系鲁迅美术学院教授、硕士生导师、中国美术家协会连环画艺术委员会主任、辽宁省美术家协会副主席。)

淡淡

■ 冷冰川

我天真无邪地画,舍细节、求境界,这时候总是看到小仙的淡绿色翅膀,很白的身子,开玫瑰花的裙子。积想成梦,积梦成诗。我从不刻意追求表现形式,有了直觉就有了表现。只有画本身。在一个技术泛滥的世界里,我只求纯洁、朴实无华。矫揉造作玷污艺术家的纯真性。我不建立风格,我舍弃风格,每一种风格都有一种局限,大多数时候局限总是恶劣的。走极端,简洁。想说的太多,能写的又太少,句号。

(作者系当代艺术家、巴塞罗那大学美术学院博士)



刘璇 云雀

做出读者喜爱的视觉盛宴

■ 陈黎青

1980年,我从工厂调入报社后就与报纸插图打上了交道。为了提高自己的插图水平,我平时非常留意书店里的插图画册、连环画刊,几乎有售必买。特别是《读者》,更让我爱不释手,文章清新隽永,插图精彩纷呈,让我眼前一亮。

那时全国的报刊插图清一色的黑白模式,即便如此,《读者》风格迥异的精美插图,依然让人百看不厌。我有时异想天开,何时自己也能在这本全国瞩目、家喻户晓的文摘类杂志上登一幅插图?幸运的是,《读者》的编辑联系了我,让我终于圆了这个插图梦,并一发而不可收。

30多年来,《读者》经历了多次改版,始终与时俱进,不断加入新的表现形式,不断发掘插图新人。而插图作者有一个共识:在创作插图时都会倾尽全力、精益求精,不敢有丝毫懈怠。力求为读者呈现图文并茂的视觉盛宴,全心全意地满足不同读者的喜好,我想这正是《读者》经久不衰的办刊之道。向《读者》致敬!向《读者》的读者致敬!

(作者系中国美术家协会漫画艺委会主任、山东省漫画家协会主席)